

文苑縱橫談

4

文苑纵横谈

〔4〕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济南

文苑纵横谈

〔4〕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125印张 157千字

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

书号 10099·1596 定价 0.60元

目 录

夏承焘和他的治词之道.....杨牧之(1)

钱仲联与诗.....周 秦(21)

马克思恩格斯艺术理论概述.....狄其驄(30)

文章得江山之助.....牟世金(52)

由林冲论及人物的转变.....李丽莹(66)

略论汉代小说的意义.....王培元(76)

《东墙记》与《西厢记》.....于克平(93)

论秋瑾的诗歌创作.....郭延礼(110)

论郭沫若前期历史剧的特色.....谷辅林(129)

权将余力写肝肠.....福山一中教师 李东明(146)

——郭沫若旧体诗词初探

读《美学拾穗集》随想.....中文钟(171)

古代叙事诗精炼的典范.....朝 晖 秋 芒(176)

——浅谈《木兰诗》

水浒剧目开拓一见.....伍 丁(183)

谈艺术的节奏美.....史建建(188)

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(选登).....袁士硕 主编(195)

祢 衡.....(195)

王羲之.....(207)-

夏承焘和他的治词之道

杨牧之

桌上摆着八、九本夏承焘先生的新作，都是这二、三年出版的。一个已至八十的老人，在短短两三年内，写作了这么多书，真令人钦佩。我不禁想起老先生在《月轮山词论集》“前言”中的话：“今天，就我个人来说已经垂垂老矣，因而更加恳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帮助和指正，使我还有一个新的开始。”写这“前言”时是一九七九年，距今仅满三年。三年，不过是弹指间的事情，老先生却把决心变成了行动，作出了了不起的成绩。如今，老先生虽然行动不如从前方便，记忆不如从前好了，但是，他那奋斗不息的精神依然如故。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夏先生奋斗不息呢？夏先生一生治词，有什么经验、体会？乘着新春开始，我访问了夏先生。

—

夏先生说：“我爱好词学，得感谢我的老师。”说着讲了一个有趣的往事。夏先生是浙江省温州市人。温州有个谢池巷，巷有“春草池”，相传是晋代王羲之的住宅，夏先生的家就在这附近。温州一带文化发达，又多有古代文化的传统，那里的文人士子有填词赋诗的爱好。上课时，老师给他们讲怎样作诗，怎样

填词，讲到朱庆余的《宫词》，其中有这样两句：“含情欲说宫中事，鹦鹉前头不敢言。”当时，夏先生只有十四岁，读了这首诗，便填了一首《如梦令》，词中有这样两句：“鹦鹉，鹦鹉，知否梦中言语？”意思是说，尽管你会学舌，可是我梦中说的话，你能知道吗？教夏先生国文的张震轩先生看到后，在这两句词旁，用朱笔，密密地加了几个圈。夏先生说：“我拿到笔记本，真是高兴啊！小孩子很看重这几个圈，它给了我极大的鼓励。谁想到张震轩先生的几个圈，竟然影响了我一辈子。从那以后，我填词的兴趣更浓了。手抄了《白香词谱》，整天背东坡词，慢慢地走上了词学研究的道路。”讲到这里，夏先生流露出对于他的老师的无限怀念之情。

夏先生感谢他的老师，感谢点燃他心中知识之火的启蒙者，但夏先生所以能成为词学专家，还同他自己不断探索、勤奋刻苦分不开。

一九〇〇年正月十一日（阴历），夏先生生于浙江省温州市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。父祖辈都是开布店的，六岁时就随同他的长兄就学蒙馆，课余时间曾到布店学习商业。十四岁那年，他报考孙诒让先生创办的温州师范学校，报考的有一千多人，只录取四十人，夏先生以第七名的资格进入了学校。夏先生说，因为一开始就潜心于古籍之中，所以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读经、读诗文集子。每一书到手，不论难易，必先计何日可完功，一定要按时读完不可。他说，他的秘诀在于苦干，他认为自己天资不高，很笨，但“笨”字从“本”，笨是根本，是治学的本钱。因为自己觉得笨，就更加促使自己发奋苦学。他说，一部十三经，除了《尔雅》，几乎都一卷一卷背过。有一次，背得太疲倦了，从椅子上直扑向地面，摔得鼻青脸肿。

一九一八年，夏先生在温州师范学校毕业。他先在温州做过小学校长，又在北京出任《民意报》副刊编辑，后来又到了古都西安，在西安中学、西北大学教授诗词，五、六年间，从东南到西北，历尽艰辛，但也开阔了眼界，接触了社会，他的诗词写得更加深刻了。

一九二一年，从北京去西安，旅途中夏先生作《清平乐·鸿门道中》：

吟鞭西指，满眼兴亡事，一派商声笳外起，阵阵关河兵气。马头十丈尘沙，江南无数风花。塞雁得无离恨，年年队队天涯。

词中揭露了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灾难，饱含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。

一九二三年，夏先生作《五律·登长城》：

不知临绝顶，四顾忽茫然。

地受长河曲，天围大漠圆。

一丸吞海日，九点数齐烟。

归拭龙泉剑，谁知此少年。

二十三岁的青年，登高远望，抒发了要成就事业的豪情壮志。

一九二五年夏先生又回到江南，在浙江严州第九中学教书。严州是个美丽的地方，严子陵钓台就在这里。第九中学原来是严州府的书院，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藏书楼，一直封闭着，没人利用。夏先生讲到这里，心情十分激动，眼里闪烁着异常的光芒，他说：“我多亏了那个书库，它帮助我打下了学问的基础。”

原来，夏先生到第九中学后，发现了藏书楼，就问校里的老师，库里都是什么书。老师们告诉他是一些诗词，没人要看

的。夏先生打开一看，尽是古书，尤其见到其中有涵芬楼影印二十四史、浙局啸园丛书等等，真是喜出望外。打那以后，每天上完课，夏先生就钻进书库读书。在那里，他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小说以及有关方志，作了许多笔记。后来一鸣惊人的《唐宋词人年谱》，就是这个时期积累起来的。

“从这时起，您就开始专攻词学了吧？”

“哪有那么容易啊！光是决定今后的研究方向，我几乎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探索时间。”

说到选择研究方向，夏先生感想很多。他说，究竟什么时候试手做专门学问较为合适呢？从前人主张，四十岁以后才可以著书立说，四十岁以前“只许动手，不许开口”。这虽然是做学问的谨严态度，但四十岁才开始专，却未免太迟了。如果有老师指导，最好二、三十岁就动手进行专门研究工作。否则，一个人到了五十岁，精力日衰，才开始专，那就太晚了。夏先生说：“我见过一些老先生，读了大量的书，知识十分渊博，但终生没有专业，这是很可惜的。”

怎样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呢？夏先生讲述了他十年探索的情况。他说，自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，因为家庭经济限制，没能继续升学，又没有老师指点，只好自己去摸索。他曾经对王阳明、颜习斋的学说发生兴趣，在西北大学讲过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，准备治小学；又曾发愿研究宋史，立志重新写一部宋代历史，并且花了五、六年功夫，看了许多有关的材料，后来感到这个工程太大，非一人所能完成，只得作罢；不久，又想编撰《宋史削录》、《宋史考异》，想著《中国学术大事表》。夏先生说，那时思想真是活跃，计划很多，变化也很快，究竟诂学问，长时间处在矛盾斗争当中，早晚枕上，头绪万千，常苦无

人为之一决。

说着，夏老的夫人吴无闻先生，从书柜里检出夏老二十几岁时的日记，笑着对我说：“那些年，他的计划变来变去，倒很值得吸取教训呢。”我信手翻着，果然如夏先生自己所说，思想异常活跃，甚至还曾经计划写新式小说呢。夏先生的日记这样写着：

一九二九年一月九日

阅《浮生六记》。沈复以画名而无意中成此名著，醉人心魄。有暇拟写一小说，以一偶妇为线索，写数家庭内幕，涂饰以不自然之恋爱及一少女情死。苦阅历不深，不易著笔，俟再阅名小说数部后为之，若李涵秋之广陵潮，洵近代一佳著矣。

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

检新旧唐书拟作《中国学术大事记》、《学术大事表》。先着手为此。

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一日

阅此大国学季刊第四册国学研究院纪事沈兼士报告，拟编《中国学术年谱》，此书不知已有人着手否？与预见适合，前拟作《中国学术大事表》，须缩小范围，作《清代学术大事表》，较易尽力。

夏老见我看得入神，便说，今天看这些日记就象看故事一样，当年可苦坏了我，不知什么人可以帮我分析分析做个决定。但时不待人，这样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怎么行呢？自己的事情还得靠自己，我反复思索，根据平时的兴趣爱好和积累，决定专攻词学。决心一下，精力一集中，很快就见到了效果，不久，《唐宋词人年谱》、姜白石研究资料便写成了。

研究词学，夏先生是从校勘和考订入手的。当时人崇尚义理，夏先生所作的工作很多人看不上眼，似乎“不入时”，夏先生说：“当时我也很矛盾，但还是决心干下去。人生在世，能各发挥其一己之才性，何必阿附流俗，强所不能呢？我国文学待掘发、垦植的地方很多，只看其方法当否耳，不入时何足病哉！”夏先生认定了目标，便一无返顾地向词学的高峰攀登。

一九三〇年，夏先生开始在之江大学任教。他在《月轮山词论集》的“前言”中说：从三十岁到六十多岁之间，“我两次住在钱塘江边的秦望山上，小楼一角，俯临六和塔的月轮山。江声帆影，常在心目。”江声帆影陶冶了先生的性情，同时，也造就了一代词人。“诗思比江长”（《望江南·自题月轮楼》），在这期间，夏先生写作了大量谨严翔实的词学研究文章，也创作了许多美丽的词章。

“您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哪一篇？”

“我记得是《白石歌曲旁谱辨》。”

谈到《白石歌曲旁谱辨》，夏先生回忆起发表这篇文章时的情景。这正如每一个人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了铅字一样，夏先生说，他当时那种兴奋与快乐是终生难忘的。刚刚着手作文章的时候，夏先生并没有打算很快发表。文章写好后，就放到书架上。有一次，顾颉刚先生到之江，在书架上发现了《白石歌曲旁谱辨》，觉得很好，因为关于“旁谱”的知识已经没有什么人懂了，他就把这篇文章带走了。不久，《燕大学报》登了出来。夏先生说：“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轰动。很快，《燕大学报》就寄来了稿费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一百个银元。我从银行把钱取回来，同事们都十分惊讶，有的人说，真没想到作一篇文章会有这么多稿费……”

坐在一旁的吴无闻先生说：“其实真不容易，老先生有一首诗，‘江湖秋浩荡，魂梦夜飞沉’，说他自己作学问作得梦寐以求的情况，常常整夜不眠。”夏先生勤奋治学的情景使我联想到顾颉刚先生。顾先生曾说：“有时在室内踱伏了数天，走到街上，只觉得太阳亮得耀眼，空气的清新仿佛到了山顶。”可见，老先生们所以大有作为，都是经过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境界的。

岁月流逝。夏先生从《白石歌曲旁谱辨》发表以后，更加勤奋，成果与日俱增。一九四八年出版了《唐宋词录最》，一九五五年出版了《唐宋词人年谱》，一九五六年出版了《唐宋词论丛》，一九五七年出版了《怎样读唐宋词》（与吴熊和合作）、一九五八年出版了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，一九五九年出版了《白石诗词集校辑》、《唐宋词选》（与盛静霞合作）、一九六三年出版了《词源注》，真是硕果累累。当时，夏先生写了一首《望江南》，抒发自己的情怀：

支筇去，万象塔山前，解道夕阳无限好，街山异彩忽弥天，相顾几华颠。

这首词写的是一九六三年，他和同事们去莫干山旅行的感想。同行几位都是“华颠”老人了，但大家老当益壮，志在千里。古人云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夏先生说，即便是“夕阳”，也要放出潋天异彩来。从莫干山回来，夏先生便着手修改《词林系年》、《词例》等稿。正当此时，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。

二

夏先生越谈越健，吴无闻先生打断夏先生的话笑着问我：

“你知道《瞿髯论词绝句》前言中‘禁足居西湖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没等我回答，夏先生便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禁足，不得随便行动也。那是在杭大蹲牛棚的收获啊！”

夏先生见我莫名其妙，又接着说：“杭州大学的文革运动是从‘林夏战役’开始的。林，指杭大校长林淡秋，是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；夏就是我了，是党外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……”

“回忆是最美好的”，这话不无道理，即便是十分痛苦的往事，经过岁月的变迁，也会使人从中抽象出一些十分动人的东西来。

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，杭州大学校门口一幅大标语震动了杭大校园：“绞死牛鬼蛇神夏承焘！”下面还附录了一首诗：

敢想容易敢说难，说错原来不等闲。

一顶帽子飞上头，搬它不动重如山。

杭大的师生都很熟悉，这是夏先生一九五八年写的一首打油诗。当时，杭大无人不晓，还曾被某位负责同志引用来批评一些干部。这次重抄出来，却被冠以新的观点：一首恶毒攻击教育革命的黑诗，夏先生惊得目瞪口呆，但他还是掏出笔记本，一字一句地抄了下来，准备作交代。

当晚，大会批判林淡秋。夏先生与其他“牛鬼蛇神”奉命陪斗。尽管在书斋里作了一辈子学问，夏先生还是明白，先党内后党外，斗完了林淡秋，下一个该轮到他了。回到家里，他亲自书写了一幅大标语：“打倒夏承焘！”整整齐齐地贴在自家的门墙上。他想，应该表这样一个态吧？

这时候，苏东坡的达观思想帮助他解脱了困境。夏先生一生治词，很崇拜苏东坡。他曾说：东坡贬官到海南，并不感到痛苦，所谓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妨长做岭南人”，相反倒心满

意足了；秦观则不同，才到郴州，就抑郁而死。于是，夏先生默念着苏东坡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诗句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大风雨。夏先生曾经想，下次轮到斗他时，就用棉花把两只耳朵塞住。夏先生认为，只要心中平静，就不怕外界风雨。他没有本领达到禅宗六祖慧能“本来无一物”的境界，只好用棉花塞住耳朵，躲避外界的风雨。然而，外界的风雨并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，这一场暴风骤雨谁也别想逃脱。一个更大的罪名又压了下来：夏承焘里通外国！

“您怎么还有这个罪名？”我被“里通外国”弄糊涂了。

“就是因为这篇文章。”说着，他打开《月轮山词论集》，指给我看《岳飞〈满江红〉词考辨》一文。我还是不得要领，便说：“里边泄漏了什么机密吗？”

“哈，哈……”夏先生爽朗地笑了。

吴无闻先生说：“他一个书呆子知道什么机密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日本的刊物《中国文学报》上了。”

《中国文学报》是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个学术性刊物，日本的著名教授、“中国学”专家吉川幸次郎先生、清水茂先生都曾经参与编辑工作。五、六十年代，他们和夏先生时有书信往来，互相交流研究心得。一九五三年，夏先生在给清水茂先生的信中谈到唐人选唐诗九种之一韦庄的《又玄集》，在中国，只见著录，却见不到完整的书。清水茂先生回信说，日本内阁文库存有这本书，并且热情地将整部书影印出来，寄赠夏先生。夏先生交出出版社出版。这样，韦庄的《又玄集》，经日本友人的帮助，又回到了它的祖国。唐人选唐诗九种，终成全璧。

为了表示感谢，夏先生把据清水茂先生寄来的版本影印出

版的《又玄集》回赠给日本朋友。同时，把自己的论文《岳飞〈满江红〉词考辨》寄给日本同行，请他们指正。

这是一篇考证性文章。几百年来，人们都认为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”是岳飞之作。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，鼓舞了无数的志士仁人抗敌救国。夏先生另有他的看法。他说，对词的“科学鉴定”与词的“历史意义”不应该混淆起来。他认为这首词不是岳飞所作，理由是一、这首词最早见于明代，从不见于宋元人记载；二、岳飞的儿子和孙子两代搜访父祖遗稿，不遗余力，历经三十余年，而不曾见到脍炙人口的《满江红》；三、从地理常识上说，“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”中的贺兰山，在今西北甘肃、河套之西，南宋时属西夏，而不属于金。岳飞要直捣的是金国的上京黄龙府，而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。南辕北辙，怎么能把《满江红》同岳飞联系在一起呢？夏先生颇为兴奋地把自已研究的心得供献给读者，就正于方家，哪里料到却招来一场横祸。

事情很清楚，这是中日两国学者以文会友的友好关系，这种交往，只能增进两国学者的友好情谊。而且，中日两国学者这种友好往来，源远流长，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已经开始了。日本的遣唐使晁衡回国，误传恶耗，伟大诗人李白曾写诗悼念：“日本晁卿辞帝都，征帆一片绕蓬壶，明月不归沉碧海，白云愁色满苍梧。”为什么我们连一千多年前的古人都不如呢？但是，那时候，这些朗如白昼一样的事实有谁听？跟外国人通信来往就是“里通外国”！

“‘林夏战役’把您斗的够凶的吧？”

“算我幸运，大会批斗没有轮上，刚要斗我，全国大串联开始了。红卫兵杀向全省、全国，他们顾不过来斗我了，就把

我们关了起来。书不让看，报不让读，不许随便走动，这不就是‘禁足居西湖’吗？冬日夜长，没法打发日子，我就开始作诗。但毕竟是铁窗风光，哪里考虑得周全呢？这就是我在前言中说‘仓卒未写定’的意思。”

“这真是‘林夏战役战果辉煌’啊！”在座的几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谈到里通外国，夏先生回忆起往事。抗战爆发后，夏先生避地上海，眼看汪精卫政权卖国投敌，充当了可耻的汉奸，他作词谴责。他在《鹧鸪天》（一九三九年作）下阙中写道：

持涕泪，谢芳菲。冤禽心与力终违。街山填海成何事，
只劝风花作队飞。

“冤禽”就是影射汪精卫。《述异记》中说：“炎帝女溺海，化精卫，一名冤禽。”夏先生批判汪精卫逆历史潮流而动，必将身败名裂。

当时，政治腐败，通货膨胀，学校里经常发不出薪水，有些意志薄弱者就投奔南京汪伪政权。夏先生的一位词友投奔汪精卫后，来信相邀，说：“希望你赶快来，汪先生知道你。”

夏先生回信说：“你说到南京是为了吃饭，那就只许你开吃饭的口，不许你说别的话。”他还作词表达自己的决心。在《玲珑四犯·过旧友寓庐感事》最后两句写道：“待东窗换了颓阳，才许袖罗重把。”你要和我见面吗？等着东窗见到夕阳时再说吧，表达了诀绝之词。“东窗见到夕阳”，这同古代民歌中所说的“白日参辰现，北斗回南面，水上秤砣浮，直待黄河彻底枯”，都是同样不能实现的。

回忆往事，老先生的感情颇为深沉。他一边慢慢地说着，一边细细地想着，眼神那么遥远，一望可知，老先生已经回到

了四十年前兵荒马乱的年代。

“我听说，去年春天，吉川幸次郎、清水茂二位先生来中国访问，您见到他们了吗？”

吴无闻先生说：“那次很不巧，没有见到。前不久清水先生来信，还因为没能见面而遗憾呢！”

说着，从一堆信札中找出清水茂先生的信，信一开头就写道：“看到先生大著《瞿髯论词绝句》，十分高兴。西泠尚传樊榭遗风，兴致极富。金堡为乾隆所嫉，今读高作，乃知其由。唯乾隆与金并提者有屈翁山，论词未及，颇可惜也。”又说：“吉川师（吉川幸次郎为清水的老师）比获微恙，暂时不能奉书，托茂道谢。”看到两国学者与日俱增的友谊，我想到宋朝大词人辛弃疾的词句：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”诬陷、诽谤、造谣中伤，有什么力量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呢？

三

一九七五年，夏先生离开了居住几十年的西子湖畔，来到了北京。寒冷而干燥的北方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，他充满信心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

一九七六年，周总理、朱委员长、毛主席相继去世，夏先生是何等的悲痛啊！他颇动感情地谈起他们对中国人民所作出的伟大贡献，对知识分子的无限关怀。夏先生说，中国有句古话，叫作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党就是我们的知己，我们怎么能不努力前行！提到这三位伟人，夏先生的思绪又飞回过去的年代。

一九五六年，周总理陪同外宾到杭州，在西泠举行宴会，特地邀请夏先生赴会。夏先生被总理高超的品德、庄重娴雅的风